

大典辑本《双溪醉隐集》误收考

魏崇武

现存元耶律铸《双溪醉隐集》六卷,乃清代四库馆臣辑自《永乐大典》而编成。耶律铸(1221-1285)字成仲,号双溪,又号北山逋客、白莲居士、四痴子、独醉道者,燕京(今北京)人。辽代东丹王耶律倍九世孙,大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材次子。生于西域,长于漠北。善属文,工骑射,仕至中书左丞相,卒后追赠懿宁王,谥文忠。《元史》有传,附《耶律楚材传》之后。

关于现存《双溪醉隐集》的版本源流,已先后有邱瑞中《〈双溪醉隐集〉版本考》和李军《论耶律铸和他的〈双溪醉隐集〉》两篇文章详加探讨^①,足资参考。至于大典辑本《双溪醉隐集》的漏辑情况,栾贵明以现存《永乐大典》所录耶律铸诗文63条校《辽海丛书》本《双溪醉隐集》,指出四库馆臣共漏辑24条,并予以刊列^②。本文仅就大典辑本《双溪醉隐集》中的误收现象略作探究。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,只有王国维曾在其抄校本《双溪醉隐集》中^③,指出其中两首诗又见于耶律楚材《湛然居士集》,还怀疑另一首诗为宋人作品,但均未加考辨。至于《双溪醉隐集》大量误收宋人作品的问题,目前学界尚未见人提及。

一、误收王炎、苏辙作品

近日研读《双溪醉隐集》时,卷二《村行一篇未第时在大坂作》引起了笔者的注意。由于蒙元初期并未恢复科举,而且耶律铸二十三岁时即已“嗣领中书省事”^④,如果该诗是耶律铸所作,那么题中不应出现“未第”字样。考虑到

①前者刊于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1992年增刊“文史论考·元代专号”,后者刊于《民族文学研究》2004年第2期。

②栾贵明:《四库辑本别集拾遗》下册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776-783页。按:《四库辑本别集拾遗》所言63条,其中“醍醐本天竺语也”与“竺山仙液养醍醐”2条可归并,“维无怀之俗”条可归入“独醉亭赋”条,因而现存《永乐大典》实际上共录耶律铸诗词文61首(篇)。又,栾氏统计有误,四库馆臣所漏辑者实际上多达29条,其中5条《拾遗》漏刊。

③王国维抄校本《双溪醉隐集》六卷,国家图书馆藏,编号A02946。

④《元史·耶律楚材传》附《耶律铸传》,中华书局,1976年,第3464页。

《双溪醉隐集》是从大典中辑得,笔者怀疑该诗有可能从其他名含“双溪”的别集中误收,于是加以查检。结果发现该诗实为南宋王炎《双溪类稿》卷二的作品,题为《村行》,题下小注:“二篇未第时在大坂作。”内容上则一字不差。又,《新安文献志》卷五十一(上)收有此诗,作者正是王炎。王炎(1138-1218),字晦叔,号双溪,婺源(今属江西)人。乾道五年(1169)进士,官至军器监^①。著作繁富,大多散佚,今仅存诗文集《双溪类稿》二十七卷。

于是,笔者对《双溪醉隐集》的所有作品逐篇加以查检,发现《双溪醉隐集》不仅误收了南宋王炎《双溪类稿》中的作品,甚至还误收了南宋苏籀《双溪集》的作品。按,苏籀(1091-?)字仲滋,眉山(今属四川)人。苏辙之孙,苏适之子^②。南渡后居婺州(今浙江金华),官至将作监丞^③。有《双溪集》十五卷、《栾城遗言》一卷,均存。

《双溪醉隐集》误收王炎、苏籀二人之作全为诗歌,总数达12首之多。谨依原书编排顺序,列表如下:

误	正	备注
耶律铸《双溪醉隐集》	苏籀《双溪集》或王炎《双溪类稿》	
卷二《门有车马客》	《双溪类稿》卷一《门有车马客》	
卷二《村行一篇未第时在大坂作》	《双溪类稿》卷二《村行二篇 ^④ 未第时在大坂作》	亦见于《新安文献志》卷五十一(上),题为《村行》,作者王炎。又,《双溪类稿》中还有数首《如大坂》、《到大坂》诗作,可作旁证。
卷二《次韵赵德载大监钱行》	《双溪集》卷四《次韵赵德载大监钱行之什》	王国维抄校本眉批云:“此似宋人诗误编入此集。”笔者按:赵德载,两宋之际人,《全宋诗》第32册收录其诗一首。此诗中有“圣朝举亲加束擢,封植教诱从元丰”之句,可证为宋人作品。

①胡升:《王大监炎传》,程敏政《新安文献志》卷六九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第28a-29b页。

②按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作“苏迟之子”,误。据苏迟《宋故承议郎眉山苏仲南墓志铭》(《文物》1973年第7期),可知苏籀为苏适长子。

③吴师道:《苏籀小传》,《敬乡录》卷七,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,第8a页。

④按:所谓“二篇”,根据《双溪类稿》卷二的情况看,应是连同《村行》的前一首诗《夏日雨过》一起说的,这证明了《永乐大典》擅改“二篇”为“一篇”之误。大典辑本《双溪醉隐集》改小注为正题,则更加谬误。

卷二《大水行》	《双溪类稿》卷二《大水行》	
卷三《永嘉周道人求诗一首》	《双溪集》卷四《永嘉周道人求诗一首》	永嘉属浙江,故该诗为宋人作品的可能性也大一些。况且耶律铸也极少与南方人士来往。
卷三《旅兴》	《双溪类稿》卷二《旅兴己丑郡中》	《双溪类稿》卷二中紧接该诗的《蔬食》诗亦有题下小注“己丑郡中”,可作旁证。
卷三《再如蒲圻二首》	《双溪类稿》卷二《再如蒲圻二首》	蒲圻属湖北。又,《双溪类稿》卷二该两首诗前还有《蒲圻道中遇雪二首》,而《双溪醉隐集》无,可作旁证。
卷三《冬日即事》(其二)	《双溪集》卷四《冬日即事一首》	
卷四《芍药煮》	《双溪集》卷五《送芍药者一首》	“煮”字恐是“者一”之误。翰林院抄本、王国维抄校本《双溪醉隐集》虽亦误收此诗,但均题为《芍药》。
卷四《李隐卿名谷与青城刘翁同舟至兰溪……又毗陵家弟季文和此篇云……飘然尘外也》	《双溪集》卷四《李隐卿名谷与青城刘翁同舟至兰溪……又毗陵家弟季文和此篇云……飘然尘外也》	兰溪在浙江。又“毗陵家弟季文”云云,毗陵即今江苏常州,且耶律铸有兄无弟,可证非其作品。
卷四《韩省干子平荐章应格朋友漠然不知忽改京秩作七言近体一首贺之》	《双溪集》卷四《韩省干子平荐章应格朋友漠然未知忽改京秩作七言近体一首贺之》	《双溪集》卷三还有《瑞香一首呈韩子平》,而《双溪醉隐集》无,可作旁证。

为方便检索起见,上表所列三种别集使用的版本均为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在“备注”中,笔者对其中9首作品进行了简略的考辨,可进一步证明耶律铸《双溪醉隐集》的误收事实。其余3首作品,基本上也可推知其为《双溪醉隐集》所误收。

上述12首诗歌作品中,只有《村行一篇未第时在大坂作》1首见于《永乐大典》残本第3581卷第7a页,明确标明出处为“耶律铸《双溪醉隐集》”^①。那么,这一错误早在编纂《永乐大典》时就已出现,而不能将责任归于四库馆臣。其余11首到底是错在《永乐大典》编纂者还是错在四库馆臣,则无从考察了。

然而,如果要考虑得更加周全的话,似乎还应当打个问号:上表未能作出考辨的3首作品,有没有苏籀《双溪集》、王炎《双溪类稿》反过来从耶律铸《双溪醉隐集》误收的可能?笔者经过思考、查证,觉得基本上不可能。理由如下:

^①解缙等:《永乐大典》(影印本)第3册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2101页。

第一,编纂《四库全书》之时,苏籀《双溪集》、王炎《双溪类稿》尚有传世之本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著录,《双溪集》底本为江苏巡抚采进的旧抄本^①,《双溪类稿》底本为两淮马裕家藏明万历二十四年王鏊校刊本^②。也就是说,《四库全书》所收的苏籀《双溪集》、王炎《双溪类稿》均非辑本,这样就排除了四库馆臣反过来误辑耶律铸《双溪醉隐集》作品的可能。

第二,苏籀《双溪集》现存最早版本为明抄残本(国家图书馆藏),原为十五卷,存卷一至卷九。这也是现存唯一早于四库本的《双溪集》版本。查核该版本,上表所列《双溪集》6首诗歌,均在集内。

第三,王炎诗文集现存早于四库本《双溪类稿》的刊本有三种:明嘉靖十二年刊本《双溪文集》(十七卷,国家图书馆藏)、明万历二十四年刊本《双溪类稿》(二十七卷,上海图书馆藏)、清康熙五十七年重刊本《双溪集》(十二卷,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藏)^③。由于万历本是四库本的底本,所以晚于万历本的康熙本可以置之不理。查核嘉靖本,上表所列《双溪类稿》6首诗歌,亦均在集内,只是在卷次上有所不同。

第四,继续往上推,查核栾贵明《永乐大典索引》,《永乐大典》残本所录苏籀《双溪集》、王炎《双溪类稿》作品,没有一首(篇)见于大典辑本《双溪醉隐集》。这样,至少目前没有证据可以证明《永乐大典》在收录《双溪集》、《双溪类稿》作品时出现过误收《双溪醉隐集》的错误。

综上所述,上表所列大典辑本《双溪醉隐集》中的12首诗歌作品属于误收,应予剔除。

二、误收耶律楚材作品

国家图书馆善本室所藏王国维抄校本《双溪醉隐集》,于卷三《送韩浩然》、卷四《题西庵所藏佛牙》两首诗题下均批道:“此诗见《湛然居士集》中。”《湛然居士集》是耶律楚材的诗文集。但王氏并未辨明这两首诗的真正著作权应属谁。此外,笔者发现还有一首《题黄梅出山图》诗,同样互见于《双溪醉隐集》和《湛然居士集》^④。

那么,这3首诗究竟是儿子耶律铸的作品,还是父亲耶律楚材的作品^⑤?下面略作考辨:

①纪昀等: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下册,中华书局,1997年,第2109页;黄烈:《江苏采辑遗书目录》“集部”第12b页,张昇:《〈四库全书〉提要稿辑存》第4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6年,第390页。

②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,第2136页。按: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双溪类稿》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为《双溪集》。

③祝尚书:《宋人别集叙录》下册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1079-1081页。

④按:《四部丛刊》本作《湛然居士文集》。下面的考辨内容均使用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⑤这三首诗均未见于《永乐大典》残本。

1.《送韩浩然》。该诗在《湛然居士文集》中题为《送韩浩然用马朝卿韵》。韩浩然,其名不详。《湛然居士文集》中,耶律楚材写给韩浩然的诗歌共四首,除了上述《送韩浩然用马朝卿韵》外,还有卷十《和韩浩然韵》(二首)、卷十二《怨浩然》。这些诗作透露出耶律楚材与韩浩然之间存在深厚的友谊。马朝卿亦为耶律楚材友人,《湛然居士文集》卷四还有《戊子喜雨用马朝卿韵二首》,可见马朝卿曾与耶律楚材相唱和。而韩浩然在《双溪醉隐集》中凡一见,别无旁证;马朝卿在《双溪醉隐集》中则未见。

2.《题西庵所藏佛牙》。该诗在《湛然居士文集》中属于《题西庵所藏佛牙二首》中的第二首,与第一首的韵脚用字完全相同。又,“西庵”在《双溪醉隐集》中凡一见,而在《湛然居士文集》中则出现十六次,多指云内州帅贾抟霄及其弟贾非雄所筑佛庵,偶尔指该佛庵内的西庵上人。《题西庵所藏佛牙二首》中的“西庵”属于前者。

3.《题黄梅出山图》。《黄梅出山图》,唐朝王维的著名画作。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云:“王仲至阅吾家画,最爱王维画《黄梅出山图》。盖其所图黄梅、曹溪二人,气韵神检皆如其为人。读二人事迹,还观所画,可以想见其人。”^①“黄梅”指唐高僧禅宗五祖弘忍,“曹溪”则指禅宗六祖慧能。虽然此诗难以遽定著作权属谁,但从内容以及耶律楚材笃信佛教而耶律铸尊崇道教的信仰异趣来看^②,此诗属于耶律楚材所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

若结合二书的版本来看,则可以更进一步确定《双溪醉隐集》的误收事实。《湛然居士文集》至今尚存影元钞本数种,分别藏于南京图书馆、福建省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。当然,最便于利用的是曾由无锡孙氏小绿天所藏的影元钞本《湛然居士文集》,《四部丛刊》据以影印。查核《四部丛刊》本,上述三首诗作均在其中,可证《双溪醉隐集》确为误收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

①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十七,《四部丛刊》本,第2a页。

②参阅陈垣:《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》,《陈垣学术论文集》第一集,中华书局,1980年,第422-429页。按:在该文中,陈垣先生引用了误收作品中的《永嘉周道人求诗》和《李隐卿名谷与青城刘翁同舟至兰溪……飘然尘外也》两首诗(特别是后者)作为耶律铸崇道的重要证据。应该说,这点瑕疵并不影响陈垣先生全文结论的可靠性,只是例证需要更换。